

## 未饮之醉

正是二十四节气里寒号不鸣的“大雪”当天，我们的大巴车刚刚驶上那片土地，酱香便迎面扑来，神秘、率真、蓬勃，透过车窗和口罩，瞬间在我们的车厢和鼻腔里弥漫。

“嘀嘀”，微信铃声适时响起，文君问：“闻到酒香了？”

“嗯嗯，香得鼻子都快晕过去了”，我答。立马，又收到微信：“我在渡口纪念碑前等你”。

说实话，这次采风我是怀了私心的，私心正是想顺采风之道，去茅台镇看望文君。

与文君之交，始于四年前互联网上的墨香之缘，这似乎也应是“闻香识人”的典。四年来，我们线下互有文墨相赠，但从未晤过一面。算来从桐梓到茅台，走先前的兰海—遵义绕城—仁望高速一线，也不过两小时车程；2024年国庆前夕，金仁桐高速开通后，车程又缩减过半，更是便捷。但因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曾一见。这“种种原因”里头，在我，或许有着莫名其妙的“惜缘”的动因，在文君想来也是吧。

听说这次黔北文学“转转会”采风活动要去茅台镇，同样莫名地，我立马抛开了“惜缘”心理，急急申请。获准后，心想，终于可以一见文君了。微信过去，很快收到一串龇牙大笑的表情，是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得到的欣喜。文君又发来两字：“等你！”，是一锤定音的干脆利落。

谁知途中行程有变，原定时间被大大压缩，我赶紧将这遽变告知了文君，并把行程截图发过去，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们下次再见。文君却说，我在渡口纪念碑前等你——是风雨无阻的约定。眼下，又发来微信，还是那句话：在纪念碑前等你。

文君的“等你”和空中扑鼻的酒香让我想到历史上那些“闻香识人”的美好来，如“西子遗香”的优雅，“荷令留香”的风雅，“雪中春信”的高雅，“鼻根圆通”的古雅，这些故事超越了嗅觉单纯的感官体验，融合了嗅觉的敏锐、记忆的深刻以及文化背景的独特与微妙，更因为印证了人类文明中气味的叙事丰富而馨香逸远。

那么，眼下充盈鼻腔的酒香，又到底是怎样一种嗅觉体验，单是“酱香”二字就能概括？我相信酒也如人，如我心中的文君或文君心中的我，我们的物理信息、社会信息和心理信息又岂是只言片语所能言说？我更相信，一缕酱香的深广并不输一片海洋。

果然，文君在微信里告诉我，“酱香”可不是一个单一的香味，而是所有来到茅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体验的一场瑰丽神奇的嗅觉之旅、沉醉之旅。

不愧是打娘胎里就闻着酒香的茅台人，微信里，文君进一步如数家珍：这酱香，是由1400多种香味物质共同作用才形成的复合香气，但主体香味成分至今也没有专家和检测仪器完全弄明确。这话直接把我听晕了，跟喝醉了酒一样的晕。一拍脑门，又猛然醒悟：难怪，这香味醇厚又细腻，半点不冲鼻子。

文君像个催眠师，用微信遥控引导着大巴车上的我：你闭上眼睛，放松呼吸，去体验类似烤面包的烘焙香、炒坚果的焦糊香，去体验兰花的清香、水果的甜香、蜂蜜的药香，还有陈香、糟香、粮香的复合气息……

闭上眼，我吸了一鼻子又一鼻子，我的鼻子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吸不过来，何况这几天它还变成了鼻涕虫，在一群又一群扑鼻而来的“酱香”面前，我的鼻子狼狈如那首《没出息》的歌中所唱：“本来应该从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恨不得十根手指都变成鼻子，去帮助没出息的它抓牢那些香味。那些文君所说的这香那香全都一股脑儿地往我鼻孔里塞，叫我的每一根嗅觉神经都手舞足蹈又手忙脚乱。

嗨！好客的茅台镇，每一寸土地每一缕空气都不藏着掖着，反倒是直接把压箱底的宝贝应有尽有地送到鼻子跟前，让你和车厢内外的鼻子众生平等尽情享用。我真的被香得两个鼻孔都快晕了，香得两道眉毛都要飞了起来。

其实任何语言也无法描述鼻腔内部那些嗅觉感受器，那些嗅球和那些大脑嗅觉皮层所感受到的“酱香”。

香味在文君的遥控引导下，散发出独特的魔力，它们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把我严严实实地腌渍，腌渍成一枚酱香型琥珀。坐在大巴车里，微醺的失重感让我感受到香味的重量。意识开始沉向一种模糊的、古老的、诗意的低语状态。思绪开始飘浮，整个肉身仿佛都在温柔地飘浮。

是的，不是在失重地坠落，而是在失重地飘浮。酒香迷离，思绪飘逸出一连串迭起的情感光谱：金色的希望、明黄色的勇气、银色的忧伤——那是微醺的我的心灵图景……

一个激灵，睁开眼来，我怕错过了纪念碑，好在没有。看着窗外奔腾的赤水河，那个疑问如酒香扑面：这弥漫在空中的香，怎么没让河风吹散？

是不是正因为它来自赤水河源不断地蒸腾，来自河流两岸春夏秋冬白日夜晚的土生土长？直到来到中国酒文化城，我才领悟：这香，果真是茅台镇独有的生态奇观！在那里，我闻到了打西汉飘来的中郎将唐蒙献给武帝的枸酱那遥远的幽香，那幽香飘过两千年汗漫时光，飘到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飘到我此刻的鼻里。那幽香不光没有为历史的长风所吹散，反倒是在时光的窖藏陈化中，惊艳成人类文化史上历久弥香的醉人符号。

大巴车疾驶驶过渡口纪念碑，透过车窗，我看到一个身影在人群中向着我们挥手，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文君。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既希望是，又希望不是。“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刹那间，五柳先生的诗句涌上心头，我把它发给了文君。

“最高的陶醉，生于心契，而非物激”，很快，文君回我。转头再望，那个挥动手臂的身影已经消失。一时间，心绪更为复杂，是神交知己时，未语而惺惺相惜的悸动；是读到知交直击心灵的文字时，顿首首肯的慨叹；是因文墨达成灵魂交流时，物我两忘的丰裕……

“最高的陶醉，生于心契，而非物激”，满腹酒香中，咀嚼着文君这话，想到与文君的见而未见，不也如这场未曾举杯已漫溢胸臆的醺然醒然？不也如一朵将开未开的花的期待，一段欲说未说的情的延续，一份未完待完的缘的饱满？

我味到了茅台的天地间这酱香的味中之味——这味的深层张力，是留白，更是蓄势；是期待，更是默契，还是“心醉”之后的深邃无语。

最浓的醉意，来自杯酒将及而未及唇间的刹那妙香。寒风中，那个挥动手臂的身影定格在脑海，那手臂挥起的缕缕妙香，凝结为时光的风吹不散的记忆。

## 乡土黔北

张光仕

## 根脉与远帆

## ——禹门沙滩寻访记

一个方圆不足十里的黔北村落，何以在百年间，孕育出一个深植于朴学传统、又敏锐触及现代世界的文化群落？

2026年元旦，我沿着乐安江的碧水，走进遵义禹门沙滩村，试图触摸一段在时光里静默流淌的往事，那被史地学家张其昀命名的“沙滩文化”。

冬日的禹门山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我行至一座古寺前，石阶清寂，寺门紧闭，漆色斑驳，像一册合拢的史书。我静立门外，感到一种肃穆的沉默。

门内，曾是黎氏家塾“振宗堂”所在，郑珍、莫友芝等人于此读书执教，文明的星火在这山间悄然埋藏。自黎恂在此筑“锄经堂”，藏书万卷，朴学求实的风气便渐染一方。少年郑珍浸淫其间，日后与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便是这朴学灯火催生出的、一座堪称丰碑的实证。

这扇紧闭的门，守护的并非闭塞，而是一种向内深耕、笃求真知的静气。门外是寻常的农耕生活，门内却涌动着心系家国、经世致用的学脉。那最初的守正，仿佛在一场尚未启程的远行积蓄浑厚的力量。

离开山寺，行至江畔，顿时豁然开朗。乐安江在此温柔一弯，环抱出一片形如古琴的沙洲——“琴洲”，沙滩村因此得名。

江水澹澹，似已看惯岸上人事代谢。我忽然觉得，这地理的“沙滩”与文化的“沙滩”在此叠合，宛若一种命运的隐喻。

这片土地，既以农耕之实养育身家，又以流水之通涵养性灵。或许正因这般“耕读相融”的底色，这里的文明方能如稻禾般深植泥土，又如江风般向往远方。沙洲静卧如琴，仿佛在说：一切文明的曲调，终究要在生活的河床上响起。

沿江再行不远，一道迥然不同的门楣出现在眼前。那是黎庶昌的故居“钦使第”，这座青瓦院落是主人出使西洋、东瀛归来后所建。

跨过那道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如玉的石槛，宛若一步跨越了时空。宅院端庄岑寂，往日宾客盈门的谈笑早已随风散尽。我立于庭中，遥想这位从沙滩走出去的学子，

如何将在异国亲历的政艺新知，与自幼熟读的经史旧学相互参照。他辑刻《古逸丛书》，是从东瀛寻回散佚的中华文脉；撰写《西洋杂志》，则是为故土引入陌生的世界图像。就在这一跨之间，沙滩文化的姿态悄然转折：从禹门山内的沉静深耕，转向对浩瀚天地的主动探寻。那道门楣，从此不再是终点，而成了起点，它连接着故土深稳的根脉与世界无垠的海域，构成了“根”与“帆”之间永恒的张力。

再次凝视间，我走向“锄经堂”遗址。昔日的藏书楼虽已不存，原址上重修的屋舍，如今已是一座公益图书馆。午后的日光斜映在新制的木门上，室内有孩童静坐阅读。这或许是沙滩精神“求是求诚，锄经兴邦”的当代延续：学问不再深锁于私家楼阁，而化作滋养乡上的涓流，重新汇入日常生活的长河。郑珍的《说文新附考》、莫友芝的《郎亭知见传本书目》，那些曾在此孕育的学术峰峦，其基底正是“耕读传家”这朴素的信仰。文化的真正生命力，从来不在高阁典藏，而在能否落于泥土，孕育新生。

暮色渐浓，到了该离去的时候。回首间，江对岸的子午山静静立于苍茫之中。郑珍晚年自号“子午山农”，最终长眠于此。这位从沙滩走出的“西南巨儒”，将身心归葬于这片土地的最高处，一如永恒的守望者。此刻我恍然领悟，这山水环抱的沙滩，本身便是一个完整的精神图景：禹门山象征着“守正”的深耕，乐安江与琴洲喻示着“传承”的流动，钦使第标记着“开新”的远航，而复活的锄经堂与默然的子午山，则分别指向文明在当下“重生”的路径与精神“归宿”的坐标。

当我终于转身离开，元日悄然将尽。乐安江水的光痕，却在我心中久久荡漾。那来自历史深处的灯火或许微弱，却清晰地照见一条穿越时间的路：唯有深知自己从何处生根，才能从容地向世界舒展枝叶；也唯有让文化的血脉在日常日子里继续流淌，先贤的智慧才真正得以承接，并照亮我们共同的明天。根脉深稳，远帆方不迷航；而每一次远行，终究是为了让根脉生长出新的年轮。

这，便是沙滩无声的教诲。



## 风华遵义

卢祖文 诗配图

## 夕照海龙湖

(摄于红花岗区)

夕照熔金山色幽  
摇波湖影碎光流  
黛岚含雾归舟远  
清风送醉十二楼

橘子是秋天的果实，是乡村田园常见的景致。但在黔北桐梓小水乡石场坝，清清的月亮河畔，已是冻得怀中插手的初冬季节，绿黄绿黄的橘子正挂满枝头。

站在石场坝团溪组的山脊上，满眼都是漫山遍野的橘子。一枚枚沉甸甸的，绿里泛黄，像一个个调皮的小孩，在青翠绿丛中快乐地捉迷藏。或隐或现，让你禁不住想去抚摸它们。橘子圆圆的脑袋在暖阳下泛着微微的金光，轻风一拂，果子在枝头摇曳着，婀娜多姿地随风荡秋千。它们俏立在青翠墨绿的叶丛中，就是一个个精灵的舞者。

它们叫芦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八九年，每一季都从洁白的花朵到蒂结成拇指大的青绿，在火热盛夏静静沉睡几个月之后，来到小阳春之初冬，就渐渐变成一粒粒金果了。

在芦柑的世界里，哪里还有萧条的残冬？永远都是唯美的秋天、成熟的夙韵。

## 非常感受

杨子林

## 冬橘

这里曾是北上川渝的古驿道。以前，石场坝的坡坎坎上，只零星生长着品质低下的土柑子，果实酸牙涩嘴，连馋嘴的孩子也懒得理它。

2017年11月，在外打拼多年、回乡探亲的村民王维忠见此非常惋惜，果树常年自生自灭不是办法。这个秉承了祖上那股不服输干劲的中年汉子，向村里郑重承诺：种植生长快、结果早、盛果期长的芦柑，绝对有奔头。这和村里发展柑橘产业的思路不谋而合。

说干就干。王维忠自费到浙江金华“取经”。两个多月后，他承包了几十亩土地上，一棵棵新品种芦柑果

苗出现在村民们惊奇的眼神里。

“当时没想到失败吗？”我问。先前，王维忠和几个伙伴在另一个乡镇发展石榴产业，由于经验不足，亏了好几十万。

“不去尝试，永远都是失败，永远没有机会。”王维忠扬起浓密的眉毛，眨了眨眼睛：“一年两万多的土地流转费，也不是没有压力。”但从2023年起，一年40多万的收入充分证明王维忠没有看走眼。

有了他的示范，全村近七成的农户陆续种上了芦柑。几年下来，一树树新品种的橘子渐渐绿红了石场坝的山山岭岭。

临近冬至，心灵手巧的朴实村民像呵护自己的婴儿一般，把一枚枚金黄诱人的橘子从茂密的枝头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装进宽敞的背篋里；慕名而来的商客、游人，早就开车等候了。饱满甜蜜的橘子一装进筐，抬上车，乘着月亮河的月色，在宽阔敞亮的马路上一路前行，大大方方走出了深山。进入冬至后，吃腻了肥美的羊肉后，人们就把橘子请上餐桌，塞进胃里解馋解渴了。

摘下一个金黄的橘子，捧在手里，良久端详。

恍惚间，一股酸酸甜甜的果汁，不动声色地浸润了脚下这片土地。